

增 補 特 種

中 山 叢 書

書 牘

目次

書版

上李鴻章書	一
致康德黎書——附英文原文	一
致區鳳墀牧師書	二
致倫敦各報書	三
答朝日新聞記者	四
致海外國民黨同志書	六
致本黨同志書	一
與譚延闓令	一八
與劉震寰電令	二八
誥諭東江叛軍通令	二九
向麥克唐納爾政府抗議電	二九
與蔣介石書	三〇
致上海各粵僑團體書	四〇

目 次

與段祺瑞書.....	四一
致各報館電.....	四三
致蘇聯遺書.....	四四

中山叢書 (書牘)

上李鴻章書

——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八月——

宮太傅辭中堂鈞座

敬稟者。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於時局變遷之故。陸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竅奧。當今民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采。嗣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駭駭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陵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有軺車四出。則外國之一舉一動。亦無不週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述難。歎呼。聞風鼓舞而已。夫復何所指陳。然而猶有所言者。正欲乘可為之時。以竭其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也。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砲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傲行西法。以籌

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砲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存。僅其名而已。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徧布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折。而肆力焉。又各設有專師。津津啟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以曉喻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學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明。日廓。智慧日積也。實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見一。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地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於湮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衆多者。有此教養之道也。

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為己任。此其人必能發奮為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勸助也。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猶興也。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勵以方。故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奮。士不慮生。逮至學成名立之餘。出而用世。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為。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奧理。則士處其間。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又學者儻能窮一。新理。創一。新器。必邀國家之上賞。則其國之士。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幾於奪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勵之方也。

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

有遺賢。朝多倖進。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爲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爲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爲士師。農學熟悉者。爲農長。工程練達者。爲監工。商情講習者。爲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卽壯之所行。其學而優者。則能任。且恪守一途。有陞遷而無更講。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獎勵以方。則野無鬱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舉矣。則富強不足謀也。乘國鈞者。盡於此。留意哉。

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

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脈。自后稷教民稼穡。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乃後世之爲民牧者。以爲三代以上。民間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間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便爲善政。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農民祇知恆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勞多而獲少。民食日艱。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農田者。今轉而爲農田之害矣。如北之黃河。固無論矣。卽如廣東之東西北三江。於古未嘗有患。今則爲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於無專責之農官。以理之。農民雖患之。而無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於茫茫之定數而已。年中失時。傷稼。通國計之。其數不知幾千億兆。此其耗於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闢。山澤之不。治。每年遺利。又不知凡幾。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亦不難乎。泰西國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無失農時。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凡有利於農

田者無不興。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如印度之恆河。美國之密士。其昔泛濫之患亦不亞於黃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有國家者可不急設農官以勸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興矣。荒土闢矣。而猶不能謂之地無遺利而生民養民之事備也。蓋人民則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廣也。儻不日求進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既墾之後。人民之溢於地者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是在急興農事。講求樹畜。速其長植。倍其繁衍。以彌此憾也。顧天生人爲萬物之靈。故備萬物爲之用。而萬物固無窮也。在人之靈能取用之而已。夫人不能以土養而土可生五穀百果以養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長六畜以爲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盡而用不竭者也。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別土質之美劣而已。儻若明其理法。則能反礮土爲沃壤。化瘠土爲良田。此農家之地學。化學也。別種類之生機。分結實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質。明六畜之生理。則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構。此農家之植物學。動物學也。日光能助物之生長。電力能速物之成熟。此農家之格物學也。蠶蝨宜防。疫癘宜避。此又農家之醫學也。農學既明。則能使同等之田產數倍之物。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爲數畝之用。即無異將一國之地廣爲數國之大也。如此。則民雖增數倍。可無饑饉之憂矣。此農政學堂所宜函設也。

農官既設。農學既興。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器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藉牛馬之勞。乃近世製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馬之用。以其費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犂田。則一器能作數百牛馬之工。起水。則一器能澆千頃之稻。收穫。則一器能當數百人之刈。他如鑿井。澆河。非機無以濟其事。墾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功。機器之於農。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創器之家。日竭靈思。孜孜不已。則異日農器之精當。又有過於此時者矣。我中國宜購其器而做製之。

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做他。以收其地。

利也。

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爲生民根本之務。舍此則無以興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窮理致用爲事。如化學。精。凡動植鑄質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廣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爲用火油也。昔日棄置如遺。今爲日用之需要。每年入口爲洋貨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視爲無用。今可鍊爲藥品。鍊爲顏料。又糞沙以作玻璃。化土以取礬精。鍊石以爲田料。諸如此類。不勝縷書。此皆從化學之理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幾許財源。我國儻能推而做之。亦致富之一大經也。格致之學。明則電。風。水。火。皆爲我用。以風動輪。而代人工。以水沖機。而省煤力。壓力相吸。而升水。電性相感。而生光。此猶其小焉者也。至於水作汽。以運舟車。雖萬馬所不能及。風潮所不能當。電氣傳郵。頃刻萬里。此其用爲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有更不止於此者。在人能窮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廣。如電。無形無質。似物非物。其氣付於萬物之中。運乎六合之內。其爲用較萬物爲最廣。而又最靈。可以作燭。可以傳郵。可以運機。可以開鑛。顯作燭。傳郵。已大行於宇內。而運機之用。近始知之。將來必盡棄其煤機。而用電力也。鑛物開鑛之功。尙未大明。將來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則生五穀。長萬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然而取電必資乎力。而發力必藉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之水力。以生電。以器蓄之。可待不時之用。可供隨地之需。此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由此而推。物用愈求。則人力愈省。將來必至人祇用心。不事勞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

機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而軍國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鑄。有機器以開。則碎堅石如齏粉。透深井以吸泉。得以闢天地之

寶藏矣。織造有機。則千萬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纜、廢絲、織絨、呢。則化無用爲有用矣。機器之大用。不能備舉。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具。僅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鑛、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不然。則大地之寶藏。全國之材物。必多有廢棄於無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幾。如是而國安得不貧。而民安得不瘠哉。謀富國者。可不講求機器之用歟。

物理講矣。機器精矣。若不節惜物力。亦無以固國本而裕民生也。故泰西之民。鮮作無益。我中國之民俗。尙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化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當在數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數較鴉片爲尤甚。亦有國者所當並禁也。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各國之所共有。在窮理之淺深。以爲取用之多少。地產者。如五金、百穀。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係於機器。靈笨與人力之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呈。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財源。節財流之一大端也。

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

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以此地之贏餘。濟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亞於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國。體恤商情。祇抽海口之稅。祇設入國之關。貨之爲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貨之爲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稅。入口抽稅之外。則全國通行。無所阻滯。無再納之征。無再過之卡。此其百貨暢流。商賈雲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也。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補抽。處處徵收。節節阻滯。是奚異徧地風波。滿天荆棘。商賈爲之裹足。負販從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豈不難乎。夫販運者。亦百姓生財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今日關卡之濫徵。吏胥之多弊。商

買之怨毒。誠不能以此終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於國計生民初無所裨。謀富強者宜急爲留意於斯。則天下幸甚。

夫商賈逐什一之利。列父母。離鄉井。多爲飢寒所驅。經商異地。情至苦。事至艱也。若國家不爲體恤。不爲保護。則小者無以覓蠅頭微利。大者無以展鴻業遠圖。故泰西之民出外經商。國家必設兵艦領事爲之護衛。而商亦自設保局。銀行與相倚恃。國政與商政並興。兵餉以商財爲表裏。故英之能領印度。扼南洋。奪非洲。并澳土者。商力爲之也。蓋兵無餉則不行。餉非商則不集。西人之虎視寰區。憑陵中夏者。亦商爲之也。甚故商者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以來。利權皆爲所奪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剝損遏抑之也。尚不見保則貨物不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雖地大物博。無益也。以其以天生之材爲廢材。人成之物爲廢物。則更何貴於多也。數百年前。美洲之地猶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貧。是貴有商焉爲之經營。爲之轉運也。商之能轉運者。有國家爲之維持保護也。謀富強者可不急於保商哉。

夫商務之能興。又全恃舟車之利便。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戶庭。萬國九州。儼同閭閻。關窮荒之絕島。以立商廬。求上國之名都。以爲租界。集殊方之貨寶。聚列國之商民。此通商之埠。所以貿易繁興。財貨山積者。有輪船爲之運載也。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爲尤溥。以無波濤之險。無礁石之虞。數十年來。泰西各國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一方因乏。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饑饉之患。故凡有鐵路之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路爲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我國家亦恍然於輪船鐵路之益矣。故沿海則設招商之輪船。於陸則興官商。

之鐵路。但輪船祇行於沿海大江。雖尼與西人頡頏而收我利權。然不多設於支河內港。亦不能暢我貨流。使我商運也。鐵路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則無以收一時之利。而為後日推廣之圖。必也設於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通等處。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勵富戶。則繼之以推廣者。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為力。試觀南洋英屬諸埠。其築路之資大半為華商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趨之。華商何厚於英屬而薄於宗邦。是在謀國者有以乘勢而利導之而已。此招商與路之扼要也。故無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願出於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則殷富亦樂於貿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則財源自足矣。籌富國者當以商務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斂為工。捐納為計。吾未見其能富也。

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

願我中國倣效西法。於今已三十年。育人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開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與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後先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竝行之也。間嘗統籌全局。竊以中國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奉行新法。其時不過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蓋謂此也。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倣效西法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為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為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壞

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羣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竊嘗聞之。昔我中堂經營乎海軍鐵路也。嘗辱爲之焦舌爲之徹苦心勞慮數十餘年。然後成此北洋之一軍。津關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勳名功業。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衆行之。尚如此其艱。其他可知矣。中國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則雖堯舜復生。禹臯佐治。無能爲也。更何期其效於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傑之所以扼腕。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學。而匿迹於醫術者。殆爲此也。然而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人事否泰。窮極則通。狂劑遽投。膏肓漸愈。逮乎法覈告平之後。士大夫多喜談洋務矣。而拘迂自囿之輩。亦頗欲馳域外之觀。此風氣之變革。亦強弱之轉機。近年以來。一切新政次第施行。雖四大之綱。不能齊舉。然而爲之以漸。其發軔於斯乎。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風而興起也。

竊維我中堂自中興而後。經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材爲急務。建學堂。招俊秀。聘西師。而督課之費巨款。而不惜。遇有一藝之成。一技之巧。則獎勵倍加。如獲異寶。誠以治國經邦。人才爲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嘗以無緣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植。深用爲憾。顧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一童。就傅。以至於今。未嘗離學。雖未能爲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推中堂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驚下。而敢求知於左右者。蓋有慨乎大局。蓄日時艱。而不敢以巖穴自居也。所謂乘可爲之時。以竭愚夫之千慮。用以仰贊高深。非欲徒撰空言。以瀆清聽。自附於干謁者流。蓋欲躬行而實踐之。必求澤沛乎萬民也。

竊維今日之急務。固無逾於此四大端。然而條目工夫。不能造次。舉措。施布。各有緩急。雖首在陶冶人才。而舉國並興學校。非十年無以致其功。時勢之危急。恐不能少須何也。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

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土途壅塞。下則游手而嬉。嗷嗷之衆。何以安此。明之闖賊。近之髮匪。皆乘饑饉之餘。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爲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侵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不足食。胡以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尤爲今日之急務也。且髮爲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勸萬民。今欲振興農務。亦不過廣我故規。參行新法而已。民習於所知。雖有更革。必無傾駭。成效一見。爭相樂從。雖舉國徧行。爲力尙易。爲時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則踵行他政。必無撓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

竊以我國家自欲行西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做效。派往外洋肄業學生。亦未聞有入農政學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文遊學之餘。兼涉樹藝。泰西農學之書。間嘗觀覽。於考地質。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與鄉間老農談論耕種。嘗教之選種之理。糞溉之法。多有成效。文鄉居香山之東。負山瀕海。地多砂磧。土質礮劣。不宜於耕。故鄉之人。多遊買於四方。通商之後。頗稱富饒。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島禁工。各口茶商。又多虧折。鄉間於況。大遜前時。覓食農民。尤爲不易。文思所以廣其農利。欲去禾而樹桑。遂爲考核地質。知其頗不宜於種桑。而甚宜於波畢。近以偵於英人。禁煙之議。難成。遂勸農人栽鴉片。舊歲於農隙。試之。其漿果與印度公土無異。每畝可獲利數十金。現已羣相做效。家家試栽。今冬農隙。所種必廣。此無礙於農田。而有補於漏卮。亦一時權宜之計也。他日盛行。必能盡奪印煙之利。蓋其氣味較公土爲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產數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爭相購吸。以此決其能奪印煙之利也。必矣。印煙之利。既奪。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國既禁。我可不栽。此時而申禁吸之令。則百年大患。可崇朝而滅矣。勸種罌粟。實禁鴉片之權輿也。由栽煙一事觀之。則知農民

之見利必趨。羣相倣效。到處皆是。則農政之興甚易措手。其法先設農師學堂一所。選好學博物之士。課之三年有成。然後派往各省分設學堂。以課農家。聽穎子弟。又每省設立農藝博覽會一所。與學堂相表裏。廣集各方之物產。時與老農互相考證。此辦法之綱領也。至其詳細節目。當另著他編。條分縷晰。可以坐言而起行。所謂非欲徒託空言者也。文之先人躬耕數代。文於藝樹牧畜諸端。耳濡目染。洞悉奧變。泰西理法亦頗有心得。至各國土地之所宜。種類之佳劣。非徧歷其境。未易週知。文今年擬有法園之行。從遊其國之蠶學名家。考究蠶桑新法。醫治蠶病。並擬順道往遊環球各邦。觀其農事。如中堂有意以興農政。則文於回華後。可再行遊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益。盡倣西法。招民開墾。集商舉辦。此與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所謂欲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乎民人者此也。惟深望於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

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巨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尙毅然而成。况於農商之大政。爲生民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之難。又有行之之人。豈尙有不爲者乎。用敢不辭冒昧。侃侃而談。爲生民請命。伏祈采擇施行。天下幸甚。

肅此具稟。恭叩鈞綏。伏惟垂鑒。文謹稟。

致康德黎書

——民國紀元前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康德黎醫生。

我於禮拜日被驅進中國公使館。將由英國暗中解回中國處死。祈趕速救我。中國使館已雇下一船。作為解我之用。我並且一路上將被鎖閉一室。禁絕與任何人通信。啊請救我。請暫時為我照顧這送信的人。他很窮。將因為我做事而失去他的職位。

附英文原文

To Dr. James Cantlie, 46, Devonshire-stree—I was kidnapped into the Chinese Legation on Sunday, and shall be smuggled out from England to China for death. Pray rescue me quick. A ship is chartered by the C. I. for the service to take me to China, and I shall be locked up all the way without communication to anybody. O! Woe to me! Please take care of the messenger for me at present; he is very poor and will lose his work by doing for me.

致區鳳墀牧師書

——民國紀前十六年十一月——

啟者。弟被誘擄於偷頓。牢於清使館。十有餘日。擬將弟細縶。乘夜下船。私運出境。船已賃備。惟候機宜。初六七日內無人知覺。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窮則呼天。痛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惟有痛心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日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

憂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然究在牢中。生死關頭。盡在能傳消息於外與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戶俱閉。嚴密異常。惟有洋役二人。日入房中。一二次傳遞食物各件。然前已托之傳書。已爲所賣。將書交與街內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範更爲加密。而可爲我傳消息者。終必賴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禱。使我安慰。當必能感動其人。使肯爲我傳書。次早他入房中。適防守偶疎。得乘間與他關說。果得允肯。然此時筆墨紙料俱被搜去。幸前時將名帖寫定數言。未曾搜出。即交此傳出外。與簡地利萬臣兩師。他等一聞此事。著力異常。即報捕房。即稟外部。而初時尙無人信。捕房以此二人爲癩狂者。使館全推並無其事。他等初二日。自出暗差。自出防守。恐滯夜運往別處。初報館亦不甚信。迨後彼二人力證其事之不謬。報館始爲傳揚。而全國震動。歐洲震動。天下各國亦然。想香港當時亦必傳揚其事。倫頓幾乎鼓噪。有街坊欲號召人拆平清使衙門者。沙侯行文。著即釋放。不然則將使臣人等逐出英境。使館始懼而放我。此十餘日間。使館與北京電報來往不絕。我數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計而謀耳。幸天心有意。人謀不臧。雖清虜陰謀。終無我何適足。以揚其無道殘暴而已。虜朝之名。從茲盡喪矣。弟現擬暫住數月。以交此地賢豪。弟遭此大故。如蓬子遺家。亡羊復獲。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進之以道。常賜教言。俾從神道而入治道。則弟幸甚。蒼生幸甚。

致倫敦各報書

——爲禁烟問題——元年——

鴉片爲中國之巨害。其殺吾國民。甚於干戈癘疫饑饉之患。吾人今既建設共和政體。切望掃除此

實告成全功。予自引退。隨時總統之任。對於此事。潛心推考。知今日最要緊之舉。即在禁絕中國栽種罌粟。然非同時禁絕售賣勢難停種。故必須將買賣鴉片縣爲禁令。則禁種始能收效。茲因與貴國訂有條約。礙難照行。予今敢請貴國於吾新國定基之初。更施無上之仁惠。停此不仁之貿易。予切願以人道與真正之名義。懇貴國准許吾人在本國境內禁止售賣洋藥土藥。害人毒品。並許縣爲厲禁。則栽種自能即停。謹爲全國同胞乞助於英國國民。

答朝日新聞記者

——爲中日問題——

茲承貴記者問。中國人何以恨日本之深。及有何法以調和兩國感情。予當竭誠以答。並以此告吾日本之故友。予向爲主張中日親善之最力者。乃近年以日本政府每助吾國官僚。而挫民黨。不禁痛之。夫中國民黨者。卽五十年前日本維新之志士也。日本本東方一弱國。幸得有維新之志士。始能發奮爲雄。變弱而爲強。吾黨之士。亦欲步日本志士之後塵。而改造中國。予之主張與日本親善者。以此也。乃不圖日本武人逞其帝國主義之野心。忘其維新志士之懷抱。以中國爲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發展其侵略政策焉。此中國與日本之立國方鍼根本。不能相容者也。乃日本人之見解。則曰。中國向受列強之侵略矣。而日本較之列強。無以加也。而何以獨恨於日本。尤深也。嗚呼。是何異以少弟而與強盜爲伍。以劫其長兄之家。而猶對之曰。兄不當恨乃弟。過於恨強盜。以吾二人本同血氣也。此今日日本人同種同文之口調也。更有甚者。卽日本對德宣戰。於攻克青島之時。則對列強宣言。以青島還我。乃於我

參加歐戰之日。則反與列強締結密約。要以承繼德國在山東之權利。夫中國之參戰也。日本亦爲勸誘者之一。也是顯然故欲以中國服勞。而日本坐享其利也。此事以中國人眼光觀之。爲何等之事乎。卽粵語所謂「賣豬仔」也。何謂賣豬仔。卽往時秘魯、智利、古巴等地墾荒乏人。外洋資本家利中國人之勤勞而備值廉也。遂向中國招工。乃當時海禁未開。中國政府禁工出洋。西洋人祇得從澳門招工。每年由澳門出洋者以十數萬計。此等工人皆拐自內地。餌以甘言厚利。誘以發財希望。而工人一旦受欺。入於澳門之豬仔館。終身無從逃脫矣。而豬仔頭（拐賣工人者）則以高價售之洋人。轉運出洋。以作苦工。工人終世辛勞。且備受種種痛苦。鞭撻殘殺。視爲尋常。是無異乳豬之受人宰食。故名此等被人拐賣之工人曰豬仔。曩者日本之勸中國參戰。而同時又攫取山東權利。是何異賣中國爲豬仔也。夫豬仔之地。位固比家奴爲尤下也。家奴雖賤。僱服務勤勞。奉命惟謹。猶望得主人之憐顧。而溫飽無憂也。而豬仔則異是。是故當時澳門之爲豬仔頭者。無論如何貪利。斷不忍賣其家奴爲豬仔也。必拐誘休戚不相關之人。而賣爲豬仔也。以中國視之。則日本今日尙不忍使臺灣、高麗服他人之務。而已坐享其利也。是日本已處中國於臺灣、高麗之下矣。是可忍。孰不可忍。儻以此爲先例。此後世界凡有戰爭。日本必使中國參加。而坐收其利矣。此直以豬仔待中國耳。尤有甚者。昔澳門之豬仔頭。亦不過賣人爲豬仔。而取其利於洋人而已。日本今則之令中國參戰也。既以此獲南洋三羣島以爲酬償矣。乃猶以爲未足。而更取山東之權利。是既以中國爲豬仔矣。而猶向豬仔之本身。割取一樹肥肉以自享也。天下忍心害理之事。尙有過此者乎。中國人此回所以痛恨日本。深入骨髓者。卽在此等之行爲也。而日本人有爲己辯護者。則曰日本之取山東權利。乃以戰勝攻取而得者也。果爾。則日本何不堂堂正正。向列國要求承繼山東權利。於攻克青島之時。而乃鬼鬼祟祟於中國參加歐戰之日。始向列強密要爲酬償之具也。夫中國尙未隸

屬於日本也。而日本政府竟已對中國擅行其決否之權。而且以行此權而得列強酬償矣。此非賣中國之行爲而何。夫此回歐戰。固分爲兩方面。旗幟甚爲鮮明者也。其一卽德奧土布。乃以侵略爲目的者。其一英法美俄。乃以反對侵略爲目的者。故英美之軍在歐洲戰場。戰勝攻取。由德國奪回名城大邑。不啻百倍於青島也。且其犧牲亦萬千倍於日本也。而英美所攻克之境地。皆一一歸回原主也。日本爲加入反對侵略之方面者。何得以戰勝攻取而要求承繼山東德國之權利耶。若日本之本意。本爲侵略。則當時不應加入協商國方面。而當加入德奧方面也。或又謂中國於參戰。並未立何等勞績。不得貪日本之功也。而不知此次爲反對德奧之侵略主義而戰。則百數十年爲德國侵略所得之領土。皆一一歸回原主也。彼波蘭捷克二族。亦無赫赫之功也。而其故土。皆已恢復矣。我中國之山東青島。何獨不然。且丹麥猶是中立國也。於戰更無可言功。而德國六十年前所奪彼之領土。今亦歸還原主矣。是中國以參加戰團。而望得遠青島亦固其所也。乃日本人士。日倡種種同文之親善。而其待中國則遠不如歐美。是何怪中國人之恨日本而親歐美也。日本政府軍閥。以其所爲求其所欲。而猶望中國人之不生反動。舉國一致。以采遠交近攻之策。與爾偕亡者。何可得也。是日本今日之承繼德國山東權利者。卽爲他年承繼德國敗亡之先兆而已。東鄰志士。其果有同文同種之誼。宜促日本政府早日猛省。變易日本之立國方針。不向中國方面爲侵略。則東亞庶有豸乎。孫文。

致海外國民黨同志書

——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同志公鑒

敬啓者。迭接海外各支部來絃。均稱黨務日見發達。吾黨同志亦正磨礪以須。此則足爲吾黨慶也。茲有最近弟所計畫舉辦二事。請各地同志贊成資助者。謹佈如左。

一 設立一英文報機關

查芝加哥各同志曾辦一英文月刊雜誌。鼓吹本黨宗旨。嗣以事故停版。然而此志迄未少衰。擬將該報移歸中國。由本黨幹部繼續辦理。弟意以爲吾黨在本國上海。設一英文雜誌。冀於言論上得與外國周旋。同時以吾黨政治上之主張。建設上之計畫。宣傳於世界。殊爲切要之著。此其事有關於本黨者甚大。姑舉其要略言之。本黨同志設立之言論機關。如建設月刊。星期評論。民國日報。以及海外各支部所辦之日報等。大聲疾呼。功效顯著。惟以中國文字。外人無從了解。其所影響者。止於吾國人。我黨之精神義蘊。無從宣示於外國。凡有關於外交上之舉動。以言論不能發抒之故。因而痛受損失者。甚多。况近日輿論喉舌。端在報章。試觀各國之各大政黨。無不一言既出。聳動全球。夫豈不藉報章鼓吹之力。而我黨獨以缺乏外國文報紙機關之故。遂令雖有絕大之計畫。亦無由披露於世界。是故吾黨苟能設立一英文雜誌。其利益誠不可量。最少則有下列之三項。

- 一 直接參加於世界輿論。將吾黨之精神義蘊。宣達於外。以邀世界對於吾黨之信仰。
- 二 生外交上積極的作用。(期得精神上物質上之援助)
- 三 生外交上消極的作用。(排斥各種侵略主義)

觀以上要點。則吾黨之實行設立一英文雜誌。爲必不可緩。茲因芝加哥同志有將雜誌移歸本報開辦之議。現擬實行辦法如下。

- 一 開辦費並第一年維持費須二萬元。(概算另表開列)
- 二 此項經費擬由各分部酌量擔任。總期達到此數。
- 三 各埠支分部認定此項數目。通知本部後。雜誌即行開始。所認定之款。務請於通知本部後三個月內匯滙以爲經費。
- 四 雜誌發行伊始。世界未能週知。閱者之數未能增長。維持生存。仍賴各支部。各分部。每年代銷。若干分。至一年後。發行增加。則此報可以獨立。無須捐助。

概算表如左

- 一 英文印字機全副連運費。約計四千元。
- 二 紙價(每年十二期。每期印三千冊。每冊約一百頁)約計六千元。
- 三 印刷工費。約計二千五百元。
- 四 主筆翻譯。司事及雜役等薪工。約計四千五百元。
- 五 郵費。約計一千二百元。
- 六 屋租。約計一千二百元。
- 七 電燈。燃料及其他雜用。約計六百元。

二 創辦最大最新式之印刷機關

本黨向有愛國儲金一項。原爲備本黨救國之急需。此項儲金。應以充最有實效之用途。方不負我黨同志拳拳之意。若以之充軍餉。究非有效之舉。查現在屬於本黨之軍隊。如在四川。陝西。湖南。福建。廣東等處。不下十餘萬人。月餉動需百萬以外。謂儲金一項。而能供其浩大之餉精。實屬不能抑或僅供一

部。則受歧視之誚。况各處軍隊。皆靠就地徵發以自養。此又無待於儲金一項。若為將來大舉計。則以本黨最近兩次舉事時得之經驗而論。亦非有大宗固定之鉅款不濟。儲金之為助甚微。故苟以吾黨同志熱心所集之儲金擇一最為有裨於黨有益於國之事而舉辦之。誠莫如設立一大印刷機關。其理由如下。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攔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之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瀾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儻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最近本黨同志激揚新文化之波瀾。灌漑新思想之萌芽。樹立新事業之基礎。描繪新計畫之雛形。則有兩大出版物。如建設雜誌。星期評論等。已受社會歡迎。然而尙自慊於力有不逮者。則印刷機關之缺乏是也。夫印刷機關實出版物之一大工具。我國印刷機關。惟商務印書館號稱宏大。而其在營業上。有壟斷性質。尙無論矣。且為保皇黨之餘孽。所把持。故其所出一切書籍。均帶保皇黨氣味。而又陳腐不堪。讀不特此也。且壓抑新出版物。凡屬吾黨印刷之件。及外界與新思想有關之著作。皆拒不代印。即如「孫文學說」一書。曾經其拒絕。不得已自行印刷。當此新文化倡導正盛之時。乃受該書館所抑阻。四望全國。別無他處。大印刷機關。以致吾黨近日有絕大計畫之著作。並各同志最有價值之撰述。皆不能盡行出版。此就吾黨宣傳宗旨之不便言之。至由營利上觀察。現在出

版書報。逐日增加。商業告白。與時俱進。而印刷所依然如前。無資力者。不能改良機器。擴張營業。故印刷事業。為商務印書館所獨占。利益為所專。而思想亦為所制。近者陳競存兄提倡在廣東設西南大學。已有成議。大學成後。於印刷事業上。又增一新市場。吾黨不起而圖之。又徒為商務印書館利。綜觀近日印刷品之增進。其所要求於印刷機關之供給者甚多。斷非一二印書館所能供其要求。又斷不能任一二家所壟斷。試觀日本一國印書館。大者何上十數。小者正不可勝計。其營業之發達。乃與文化之進步為正比例。今者我國因新文化之趨勢。一時受直接影響者。如全國各學校之改良教科。編印講義。碩學鴻儒之發憤著作等等。均有待於印刷事業之擴張。至於商場上之各種新式告白。需求更切。故以現勢度之。此種印刷機關營業上。必可獲利。以故吾人深感現在之痛苦。預測將來之需要。從速設立一大印刷機關。誠不可謂非急務矣。果能成事。其利如左。

- 一 凡關於宣傳吾黨之宗旨主義者。如書籍、雜誌等類。可自由印刷。免受他人掣肘。
- 二 本黨常有價值券、褒獎狀、以及各秘密文件、圖籍等。均不必遠託外國。
- 三 本黨自行編譯各種新式教科書。以貢獻於吾國教育界。
- 四 國內各種有益於思想革新之著作。可以代印。並可改良告白。以益商業。
- 五 做有限公司辦法。可為本黨之一營利機關。

據上理由。設立此印刷機關。擬先暫定為資本五十萬元。擬分作五萬股。此項資本。擬以愛國儲金充之。如不敷此數。則各支部之已辦儲金者。請益集多數。其未舉辦者。請早日極力舉行。以本黨在外國數百之支部。計每支部集千數百元。即可成此。最有裨於黨有益於國之大事業。此而能舉。則革命之成功。必可操券。一此印刷機關。絕對不招外股。實以吾黨精神貫注之。現本黨極力籌度。務祈早

日實現。如在外同志有印刷上智識及技能。足贊助此事者。均請將姓名住址開列寄來。以便請其回國相助。如未有此項熟識之人。亦應就近派遣子弟。專習種種印刷技術。以為將來此項人才之預備。此誠久遠宏大之事。望諸同志極力贊助。早日成事為幸。

右凡兩端均請貴支分部贊助。如荷同意。速惠覆音。俟本部得各分支部復信後。即行編定詳細章程。奉上專此。並頌公安。孫文謹啟。

致本黨同志書

——十一年九月十八日——

同志公鑒

文於八月十三日抵滬。曾致海外同志一電。並於十五日發表宣言。想已鑒及。茲再以事變始末及將來計畫。為同志述之。

此次陳炯明叛變。非惟文與諸同志所不及料。亦天下之人所不及料。蓋以陳炯明之性質而論。其堅忍耐勞。自有過人之處。然對於國事。常存私心。且城府深嚴。不以誠待人。則早為文與諸同志所燭。及願以為人各有短長。但當繩之以大公。感之以至誠。未嘗不可為用。即使偶有差池。亦何至於決裂。更不虞其陰毒凶狠至此也。以陳炯明與文之關係而論。相從革命以來。十有餘年。雖元二之際。陰謀左計。稍露端倪。及六年亂作。陳炯明來滬。相見。自陳惻惻。再效馳驅。文遂盡忘前嫌。復與共事。嗣是廣州處困難。轉戰久同艱苦。同粵之役。相倚不深。方期戮力中原。以酬夙志。乃出師甫捷。而禍患生於肘腋。干戈起

於肺膈。不但國事爲所敗壞。黨義爲所摧殘。文與諸同志爲所犧牲。即其本身人格信用亦因以喪失無餘。果何所樂而爲此。此誠所謂別有肺腸。不可以常理推測者也。

溯民國九年之秋。我海內外同志。所以不惜出其死力。以達到粵軍回粵之目的者。良以頻年禍亂。不但民國建設尙未完成。即護法責任亦未終了。故欲得粵爲根據地。羣策羣力。以成戡亂之功。完護法之願。乃陳炯明自回粵後。對於國事。則有餒氣。對粵事。則懷私心。其所主張。以爲今之所務。惟在保境。息民。並窺測四鄰軍閥。意旨聯防互保。以免受兵。如此退可據粵。進可合諸利害相同之軍閥。把持國事。可不煩用兵。而國內自定。文再三切戒警之。人身未有心腹潰爛。而四肢能得完好者。國既不保。吾粵一隅。何能獨保。且既欲保境。則須養兵。所謂養兵以保境。無異謂掃境內以養兵。民疲負擔。如何能息。民疲其筋力。以負擔兵費。猶尙不給。則一切建設。無從開始。所謂模範省者。徒託空言。一省如此。已爲一省之害。各省如此。更爲各省之害。所謂聯省自治。又徒託空言。謀國不以誠意。未有不誤國者。况各省軍閥。利害安能相同。而僞中央政府。又操縱排撥於其間。禍在俄頃。何可不顧保境。息民。亦爲幻想。凡此所言。陳炯明雖無以難。而終未肯信。直至桂軍發難。邊隅震驚。始知莫安甯毒之不誣。文以爲自此以後。庶幾可期。恢復勇氣。以戮力進行矣。故仍命諸同志於政治上。軍事上。悉力助之。俾桂事早平。國難亦得以早定。不圖陳炯明於破敵之後。故態復萌。昔惟欲據粵以自固。今更欲策桂以自益。北伐大計。漠然不顧。文乃自統諸軍。以當此任。以完戡亂護法之夙志。此文率師北伐以前。與陳炯明相處之大略也。

當文率北伐諸軍。次於桂林。以爲陳炯明雖不肯自赴前敵。後方接濟。當不容辭。初不意其陰蓄異謀。務欲陷我於絕地。自去年十月。以至於今年四月。半載有餘。種種異謀。始漸發覺。其一。文自桂林出師。必經湖南。而陳炯明誘惑湖南當局。多方阻遏。使不得前。其函電多爲文所得。其二。諸軍出發以來。以十

三旅之衆。而行軍費及軍械子彈。從未接濟。滇黔諸軍。受中央直轄者。並火食亦斬而不與。屢次電促。會不一諾。綜此二者。一爲阻我前進。一爲絕我歸路。文所以能在桂林拮据支持半載有餘者。全恃滇行借提廣東省銀行紙幣二百萬爲陳炯明所未及。知得以暫維軍用。及糧餉告絕。接濟不至。北伐諸軍不爲流寇。則爲餓殍。計無所出。始有改道出師之舉。

四月之杪。文率北伐諸軍。回次梧州。其本意在解決後方接濟問題而已。及陳炯明辭職而去。文初以爲憾。蓋猶以君子之心度之。以爲陳炯明將護我獨行其志。故愜然舍去也。文雖不得陳炯明爲助。但使不爲梗。亦已無憾。然又念其前功。不忍其愜然舍去。於是電報信使不絕於道。所反復說明者。但使對於大計不生異同。必當倚畀。如故。陳炯明於此亦願留陸軍總長之職。並稱稍事休息。再效力行間。當時有人建議。陳炯明狼子野心。不可復信。北伐諸軍宜留粵緩發。先清內患。再圖中原。卒以此次目的。在於改道出師。且率直戰事方熾。北方人民水深火熱。若按兵不發。坐視成敗。則與擁兵自衛者。果何以異。遂決出師江西。悉命諸軍集中韶州。以大本營設於韶州。文於五月六日親臨督師。李烈鈞許崇智朱培德李福林黃大偉梁鴻楷諸將。遂各率所部。向江西前進。

葉舉等所率援桂之粵軍。在北伐諸軍改道以前。已有撤回之議。及陳炯明在惠州。與文電報相商。委任葉舉爲粵桂邊防督辦。令率所部。分駐肇陽博羅高雷欽廉梧州鬱林一帶。及北伐諸軍已入江西。大庾嶺已發生戰事。葉舉等遂率所部五十餘營。突至省垣。廣州衛戍總司令魏邦平力不能制。在葉舉等各有防地。乃不俟命令。自由移動。罪已無可道。然前敵戰事方亟。後方空虛。若有騷擾。前方軍心。必因以動搖。文爲鎮靜人心。計乃曉葉舉等。以大義。令加入北伐。共竟全功。葉舉等則以要求陳炯明復出規復粵軍總司令爲請。文以粵軍總司令部已并入陸軍部。陳炯明現爲陸軍總長。有管理之責。初擬令率

所部自當一面。故以中路聯軍總司令相屬。旋以陳炯明不欲出戰。而欲以地方善後自任。乃命以陸軍總長辦理兩廣軍務。所有兩廣地方軍隊。悉歸節制調遣。陳炯明來電。願竭能力。以副委任。並稱已催集舉等部。迅回防地。且言葉舉等部。必無不軌行動。願以生命資格為保證。然葉舉等部。則逗遛省垣。如故。財政部供給餉糈。從無歧視。猶以索餉為名。操縱金融。致紙幣低跌。人心恐慌。且不戢所部。橫行無忌。舉動詭異。叛狀漸露。文以省垣鎮攝無人。乃於六月一日。留胡漢民守韶州。大本營。自率衛士。徑至省垣。仍駐總統府。示前敵諸軍。以省垣無恙。安心前進。而前敵諸軍。捷報迭至。贛南諸縣。以次攻克。陳光遠兵。破潰殆盡。屈指師期。克贛州後。進取吉安。拔南昌。至九江。不逾一月。文將親率海軍艦隊。至上海。入長江。與陸軍會於九江。以北定中原。乃命汪精衛至上海。料量此事。其時北方將士。已有尊重護法之表示。不妨礙國會之開會於北京。文對之。因有六月六日之宣言。北方將士。若能依此宣言。則以商訂停戰條件為第一步。以實行統一為第二步。戰亂護法之主張。可以完全達到。六年之禍亂。可以歸於平復。江西戰事如此。北方將士表示。又如此。苟無六月十六日之變。則政府無恙。無論為和為戰。定能貫徹所期也。

六月十六日之變。文於事前二小時。得林直勉林拯民奔告於叛軍。邏戈之中。由間道出總統府。至海珠。甫登軍艦。而叛軍已圍攻總統府。步槍與機關槍交作。繼以煤油焚天橋。以大礮燒粵秀樓。衛士死傷枕藉。總統府遂成灰燼。首事者洪兆麟所統之第二師。指揮者葉舉。主謀者陳炯明也。總統府既燬。所屬各機關。咸被搶劫。財政部次長廖仲愷。事前一日被誘往拘禁於石龍。財政部所存幣項及案卷。部據擄掠都盡。國會議員悉數被逐。並掠其行李。總統府所屬各職員。或劫或殺。南洋華僑及聯義社員。亦被慘殺。復縱兵淫掠。商廬民居。橫罹蹂躪。軍士掠得物品。於街市公然發賣。繁盛之廣州市。一旦蕭條。廣州自明末以來。二百七十餘年。無此劫也。五年逐龍濟光之役。九年逐莫榮新之役。皆未聞有此。而陳炯明

悍然爲之。倒行逆施。乃至於此。

文既登兵艦。集合艦隊將士。勉以討賊。目擊省垣慘罹兵燹。且聞叛軍已由粵漢鐵路往襄韶關。乃命艦隊先發砲攻。擊在省叛軍。以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猶在。發砲後始還駐黃埔。以俟北伐諸軍之師旅來。撥水陸並進。以殲叛軍。此爲當日決定之計畫。而文久駐兵艦之所由也。

其時虎門要塞已落叛軍之手。惟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能堅守。與艦隊相犄角。合以海軍陸戰隊及新招諸民軍爲數雖少。尙能牽制叛軍兵力。使不能盡聚於北江。以禦北伐諸軍之歸來。故諸軍必欲得此而甘心。一欲終置文於死地。一欲以死力攻下長洲。艦使隊失陸地以爲依據也。相持二旬有餘。叛軍終不得逞。而艦隊中竟有一分部將士。受其運動。使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駛出戰棧。長洲要塞孤懸受敵。遂以不守。文乃率餘艦駛進省河。沿途受砲擊。轟擊僚屬將士。皆有死傷。所駐永豐艦亦破。彈洞穴然。以奮鬥不餒之結果。竟於七月十日進至白鵝潭。此役也以兵艦數艘。處叛軍四集環攻之中。不惟不退。且能進至省河。以懾叛軍之膽。而壯義士之氣。中外觀聽亦爲之聳。海防司令陳策等更分率兵艦及民軍往襲江門等處。以牽制叛軍兵力。事雖未就。而諸將士之忠勇勞苦。誠可念也。

北伐諸軍未聞粵以前已攻克贛州。進至吉安。陳光遠既逃。蔡成勳亦不敢進南昌省城。指顧可得。然北伐諸軍入贛州後。搜得陳光遠致其部將電報。已盡悉陳炯明謀叛事實。蓋陳炯明堅囑陳光遠固守贛州。以扼北伐諸軍之前進。而已將率兵以襲北伐諸軍之後。故陳光遠據此以嚴飭所部死守以待也。北伐諸軍將領見此等電報。已知陳炯明蓄謀凶險。禍在必發。及胡漢民自韶州馳至。告以六月十六日變亂消息。軍心激昂。許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即日決議。旋師討賊。黃大偉繼歸。李烈鈞圍守贛南。以爲後方屏蔽。惟梁鴻楷所部第一師於決議之後潛歸惠州。與陳炯明合。第一師爲鄧仲元所手創。入贛

之役與許崇智等部共同作戰。乃開變之後始而躊躇不決。終乃甘心從逆。仲元之目為不瞑矣。許、李、朱、黃、蕭部自南雄始興進至韶州。七月九日開始與賊劇戰。復分兵出翁源。湘軍陳嘉祐所部亦來討。前後二旬有餘。其始軍鋒甚銳。屢挫賊勢。賊恆擾欲退者屢矣。然賊據粵漢鐵路。運輸利便。且灑盡區域。以為頑抗。而西江等處響應之師。不以時應。使賊得傾注全省兵力。以萃於韶州翁源一帶。與北伐諸軍相搏。北伐諸軍餉彈不繼。兵類死傷者無可補充。猶力戰不屈。直至蔡成勳、沈鴻英之兵自後掩至。李烈鈞所部贛軍與敵衆寡懸殊。至於撓敗。於是許、李、黃、陳等部首尾受敵。無可再戰。許、李、黃等部退至贛東。朱、陳等部退至湘邊。是次北伐諸軍自五月初旬至八月初旬。凡三閱月中。始而由粵入贛。與陳光遠之敵兵戰。繼而由贛回粵。與陳炯明之叛軍戰。曾無一月之休息。不但久戰而疲。即遠道之勞。殆已非人所堪。其堅苦卓絕。洵足為革命軍人之楷模。而陳炯明輩以欲遂其把持疑踞之欲。至不惜勾通敵人。以夾擊其十餘年同患難共死生之袍澤。廉恥道義掃地以盡矣。

文率諸艦自黃埔進至白鵝潭。後賊以水雷狙擊。永豐艦不得退。又欲以礮擊沙面。釀成國際交涉。不得遂。諸艦雖孤懸河上。無陸地以相依倚。無可進展。然以為北伐諸軍果得進至首城附近。則水陸夾擊。仍非無望。故堅忍以待之。自六月十六日至八月九日。歷五十餘日之久。艦中能吏。雖極疲勞。意氣彌厲。及聞北伐諸軍已由始興與南雄分道退卻。知陸路援絕。殊守無濟。文始率將吏離艦。乘英國兵艦至港。轉乘商輪赴滬。

文於八月十三日抵滬。十五日發表宣言。進行方針。大略已具。攝其要旨。不外數端。其一。文任用非人。變生肘腋。致北伐大計功敗垂成。當引咎辭職。其二。對陳炯明所率叛軍。當掃滅之。毋使以禍粵者禍國。其三。護法專業。當以合法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為究竟。其四。關於民國統一與建設。當實行兵工

計畫發展實業。尊重自治。至文箇人。以創立民國者之資格。終其身爲民國盡力。無間於在位。在野。凡此舉諸端。凡我同志所宜深喻者也。

近據報告。許崇智。李福林。黃大偉。等部。現在贛東者。有衆萬餘人。朱培德。陳嘉祐。等部。現在湖南者。亦有衆萬餘人。服裝餉糈。固待補充。而軍力未失。士氣至厲。疲勞恢復。不難再舉。黃明堂。在高雷。欽廉。舉兵討賊。以爲響應。遲不及事。退至桂境。而兩嶺同志軍隊。蓄志殺賊。待時而動者。爲數尤多。陳炯明叛黨禍國。縱兵殃民。罪惡貫盈。難稽顯戮。凡我同志。但當踴躍奮發。努力不懈。粵難平定。爲期必不遠也。

至於國事。北方將士。既有尊重護法之表示。援潔己以進之義。開與人爲善之誠。理所當爾。各方面使者來見。一切言論。悉取公開。但以主義相切。則舉凡營私鬻斷之言。悉無自而入。若能以同力合作之結果。俾護法事業。完全無憾。則數年血戰。卒能導民國入於法治之途。庶幾犧牲不爲徒勞。而吾黨報國之忱。亦得以少慰。至於以息事寧人爲藉口。而枉道以求合。吾黨之士。所不屑爲。無俟言也。

於此猶有言者。文率同志爲民國而奮鬥。垂三十年。中間出死入生。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蓋歷次失敗。雖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則爲失敗於敵人。此役則敵人已爲我屈。所代敵人而興者。乃爲十餘年卵翼之陳炯明。且其陰毒凶狠。凡敵人不忍爲者。皆爲之無恤。此不但國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憂也。迹其致此之由。始則慮文北伐。若有蹉跎。累及於己。故務立異。以求自全。充此一念。遂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不恤其心。雖驚其膽。則怯。顧革命黨人。常以國民之前鋒。自任。當其一往直前之際。前敵未可料。後援亦未必。其所自任者。本至險而至難。苟無堅確之操。則中道潰去。或半途離畔。亦事所恆有。數年以來。護法事業。蹉跎未就。與於此役者。苟稍存畏難苟安之意。鮮有不失其所守者。特陳炯明之厚顏反噬。以求自全。爲僅見耳。然疾風然後知勁草。盤根錯節。然後辨利器。凡我同志。此

時尤當艱貞。最後之勝利。終歸於最後之努力者。此則文所期望者也。餘不一。此候公安。孫文謹啟。

與譚延闓令

——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據飛機探報。敵人有萬人由鐵路來犯。按此則敵人主力已在廣九鐵路。我應之者亦應在此。着譚總司令所部由車開到新街。軍田一帶下車。為總預備隊。此令。孫文。

與劉震寰電令

——十二年——

提前萬急。飛鵝嶺劉總司令鑒。宥酉。匪悉。敵人當然有計畫。所幸其數不多。自易擊滅。現紹基已親率五千精銳出擊。淡水兄之後方。斷無危險。少泉聞博羅被圍。非常焦急。已徵集所有。趕速出發。大約兩日後可到。信之亦與全部來援。大約三日後。其他西江、北江各隊亦陸續調來。今日省城已運到米糧四十萬斤。餘尙陸續運來。此次東江之事。無人不焦急。萬分斷無見危不救。想不出十日。賊必銷滅。我俟各軍出發後。當再來梅湖親督攻城。故望兄急調一部。渡白沙堆。一以絕敵人後路。一可保我航線。聞敵人糧食輜重。皆在風門坳附近。若兄能照行此事。可悉奪之。則博圍可解。我軍實亦加利莫大也。幸速。

圖之孫文。

誥誠東江叛軍通令

——十三年九月十三日——

曹錕、吳佩孚、竊國弄權。殘民以逞。數年以來。閩粵湘生民塗炭。曹吳二賊。實為禍首。近復散覺浙奉。兵連禍結。本大元帥已明令諸將出師北伐。並親駐韶關。以資節制。東江叛軍。抗命經年。此時若能深慮順逆之辨。翻然悔悟。相率來歸。本大元帥當許其自新。否則徑率所部。馳赴福建。以為浙江聲援。亦必許其以功自贖。茲特命東江征討諸軍。撤惠州之圍。並停止各路進攻。以示網開三面之意。內靖鄉土。外避狂寇。時不再得。法不再寬。凍之毋忽。此令。

向麥克唐納爾政府抗議電

——為駐粵英領事京的美致書——十三年九月——

滙豐銀行廣州支行賈辦（陳廉伯）近組織一所謂中國法西斯蒂黨之團體。其傾覆本政府之目的現已披露。叛黨擬俟由歐來粵之哈佛（譯音）船所運入口之軍械到手即將實行。該哈佛輪已於八月十日行抵廣州。即被本政府扣留。由是叛黨及反革命黨在廣州藉罷市名目。即已呈現謀叛狀態。惟時予正擬適當方法。裁定叛亂。不意忽接駐粵英總領事致本政府一函。內有數言如下：「本總

領事現接駐粵英海軍艦隊領袖軍官來訊。謂經奉香港艦隊司令命令。如遇中國當道有向城市開火之時。英國海軍加以全力對待。夫中國反革命黨既屢得英國歷來政府之外交的及經濟的援助。而本政府又實爲今日反革命黨之唯一抵抗中心。故予迫於深信此哀的美教書之主旨。乃傾誠本政府對於最近此種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之舉。余特提出嚴重抗議。孫文。

與蔣介石書

一
介石兄鑒。頃見兄致展堂。季新書。有十日內如毫無進步。則無可如何等語。呼是何言也。吾不能親身來閩。面託兄以討賊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若十日無進步。則不顧幹。則直無事可成也。就如來信云。子蔭當來滬。此事已不成問題。則內部之大難題。已得解決。則進步爲極大矣。其他紛繁小故。何足介懷。縱我無進步。而敵則日日退步。如敵軍將士之日有覺悟也。敵人之團體日形瓦解也。百粵人心之憤彼日甚也。愚我日深也。此即日日之無形進步也。由此以觀。我能堅持。便等進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速滅陳之目的。而後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則必百事無成也。兄前有志於西圖。我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現已大得其要領。然其中情形之複雜。事體之麻煩。恐較之福州情形。當過百十倍。此無怪吾國之志士乘興而往。彼都者。悉皆敗興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從此可日爲接近。然根本之辦法。必在吾人稍有籌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所藉。則雖如吾國之青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奚能爲。所以彼都

人士祇有勸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憑藉不可。欲得憑藉則非恢復廣東不可。此次廣東一復則西南必可統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數省爲我憑藉則大有辦法矣。此次土爾其革命黨之成功者此也。故兄前志之成否則全在福州之一著也。能即進而滅廣州之賊固善。如其不能則保守福州而堅持亦爲一進步也。蓋有一日福州則我有一日之憑藉外交內應則可以此爲背景。儘並此而無之則我不過爲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輕重。故兄能代我在軍中多持一日則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故望兄爲我而留。萬勿以無進步而去。兄忘卻在白鵝潭舟中之時乎。日惟睡食與望消息而已。當時何嘗有一毫之進步。然其影響於世界者何如也。今則有我在外活動而兄等在福州則爲我之後盾。也有此後盾則我之計畫措施日日有進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復廣州。我計畫已達最後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無論如何艱苦煩勞必當留在軍中與我在外之奮鬥相終始。庶幾有成。外間日日之進步非紙墨所能盡。仲愷來當能略道一二。總之十數年來在今日爲絕好之機會。吾人當要分途奮鬥。不可一時或息。庶不負先烈之犧牲。國人之期望也。千萬識之。此候籌祺。孫文十一月廿一日。

二

介石兄鑒。函悉。季仲函亦得讀。日來變局愈速。非兄早來滬同謀不可。軍事進行湘閩似已有不謀而合。日在進行中湘較閩尤急。而有望似日內便可解決者。金開昨日已行。或有分道而馳。先急回漢也。某事近已由其代表專人帶函來。問遠東大局問題及解決之法。予已一一答之。從此彼此已通閩訊。凡事當易商量矣。彼有一軍事隨員同行。已請彼先派此員來滬。以備詳詢軍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急則當早來備籌一切。幸甚。此候近祉。孫文八月三十日。

三

革命委員會當要馬上成立。以對付種種非常之事。漢民精衛不加入未嘗不可。蓋今日革命非專俄國不可。而漢民已失此信仰。當然不應加入。於事乃爲有濟。若必加入。反多妨礙。而兩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氣也。精衛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爲師。斷無成就。而漢民精衛。恐皆不能降心相從。且二人性質俱長於調和現狀。不長於徹底解決。現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當易於維持。若另開新局。非彼之長。故祇好各用所長。則兩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則必兩無所成。所以現在局面。由漢民精衛維持調護之。若至維持不住。一旦至於崩潰。當出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今之革命委員會。則爲籌備以出此種手段。此固非漢民精衛之所宜也。故當分途以做事。不宜拖泥帶水。以敷衍也。此復。

再明日果有罷市之事。則必當火速將黃埔所有械彈運韶。再圖辦法。如無罷市。則先運我貨前來。商械當必照所定條件分交各戶可也。若兄煩於保管。可運至兵工廠。或河南行營暫存。俱可。即候載安孫文。

四

介石兄鑒。日來事冗客多。欠睡頭痛。至今早始完全清快。方約兄來詳商今後各方進行辦法。而魯聞兄已回鄉。不勝悵悵。日內仲愷、漢民精衛。將分途出發往日本、奉天、天津等處活動。瀋內閉靜。請兄來居旬日。得以詳籌種種爲荷。此候大安。孫文九月十二日。

五

介石兄鑒。函悉。今撮要答復如左。

一、我必要湘軍及朱培德部完全出發後。乃能回省。大約要十天左右。

一、大本營決定在韶。練兵地址最好在馬壩、南華寺之間。此地水土衛生極佳。
 一、槍枝之置處。當不能照第二議全交汝。爲因彼未曾照我所定之計畫施行也。（指奸商奸兵同時要對付言。）

一、練兵一事。爲今日根本之圖。槍枝處分當以此事爲準。若用五千則可以三千爲北伐之用。如完全皆爲練兵之用。則當不能移作他用。汝爲果要一式之槍。可著之先整頓其部隊。若能汰劣留良。得一萬則可給與一萬。得二萬亦可給與二萬。因俄船已來過此地。以後再來。當更容易。如我確有可靠之兵。要槍來用。以後不成問題。此頭一批之械。不過到來一試耳。以後祇要問我有八耳。必可源源接濟也。
 其他之事。兄所見甚是。至於北伐出兵。此間自樊部出發而後。已使贛敵疲於奔命。昨日何雲竹部始能繼續出發。如此出兵。當然犯正兵家各箇擊破之所忌。然樊鍾秀竟然冒此忌而出。未見敵有何能力擊破也。吾料湘軍與朱部一出。則贛南全部必爲我有也。此答孫文。

六

再留備東江之七九子彈。當要撥五十萬爲湘軍出贛之用。此物一到。湘軍即發。幸勿延遲。至要至要。

現在祇欠朱部出發費耳。若此小款有著。則頭一起之北伐軍可全完出發矣。又及文。

七

介石兄鑒。今早收到專人帶來之信。忽忽作答。趕軍寄回。尙有未盡之話。兄言兩月內可練一支勁旅。如現時已經開始訓練。則不必移訓練地到韶。因遷移費時。則兩月斷難成就。果期兩月可用。則就現地加工便可。又所練之隊爲數幾何。五千乎。抑八千乎。如是五千。則所餘之三千槍。必要即日運韶。以利

北伐。因趙成梁部在韶已練就徒手兵數千。彼要求加槍二千。必即日北伐。不求出發費。李國柱（湖南最熱心之革命同志）亦需步槍一千。令他編入朱培德部內。如此則趙成梁一部有槍四千。朱培德一部有槍四千。湘軍有槍萬二千。此三部共槍二萬。（其他不計）向江西進取。未有不成功也。江西得後。則湖南不成問題。然後再合滇唐川熊黔袁會師武漢。以窺中原。曹吳不足平也。

兄之新軍兩月練好之後。立調來韶。聽我差遣。若西南局面日有發展。當先鞏固西南。然後再圖西北。且最好能由西南打開一聯絡西北之交通綫。如陝甘等地。則西北之經營乃容易入手。蓋西北所欠者在人。如無捷徑可通。專靠繞道海外。殊屬艱難也。三千槍能速運來否。切望即答。孫文。

八

介石兄鑒。截緝那威商船私運軍械事。今晚著鄧彥華率同江固艦來長洲之後。更約英國兵船來黃埔協助。如遇有事。可協商共同一致行動可也。文白八月九日晚。

九

介石兄鑒。商人有願籌北伐費。而討回槍械者。此事現交精衛交涉。如得完滿結果。當要給回一大部。與服從政府之商團。故欲沽其一部分為練兵費。一節不可施行。此幫械如何發落。當俟精衛交涉後而定也。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六日。孫文。

十

介石兄鑒。前李廣將軍要取手機槍十八枝為配甲車之用。務要照發。不可令學生帶來。借用一時。而又帶回去。此殊失李將軍之望。李君專長甲車戰術。一切須由其配備。乃能靈捷。且敵人已來窺翁源。河頭。欲斷我省韶鐵路之交通。我日內往韶關。則此鐵路之防備更為急要。務望將手機槍同駁壳槍一

齊交與盧振柳帶回俾李將軍得以配備後方防衛至要切勿延誤此致孫文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八日

十一

介石兄鑒請先發朱培德部步槍一千枝子彈配尼其餘前令發給各部一概從緩以待精衛與商人交涉妥後另議此致並候近安孫文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八日

十二

介石兄鑒據汝為兄言如果將長短槍交回商團當能得百萬以為出發費果爾當可取銷今日各令除益之槍外可悉數還之如何請與汝為酌奪可也孫文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十三

介石兄鑒聞仲愷說械船到時擬在金星門內起卸以避耳目我以為不必如此若為避人耳目計則金星門大大不相宜因金星門之對面即冷汀關該關有望樓有緝艇凡到金星門附近之船無不一目了然實在不能避而反露我們欲窺避之心示人以弱恐反招英艦之干涉因英艦已視此等海面為其範圍此一不可也且金星門外年年淤淺此時之水路當較數年前海圖必差數尺恐致擱淺此二不可也又在該處盤運實花費太多又恐小艇有遇風雨盜賊之危險此三不可也究不如直來黃埔公然起卸為妙而以此為一試驗若英國干涉我至少可以得此批到手而不必再望後日如不干涉則我安心以策將來若往他起卸恐此批亦不可得也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三日孫文

十四

介石兄鑒貨物幾種各種幾何務期詳細報告為荷對於用貨之計畫兄有成竹在胸否鮑顧問章

見如何。若皆無一定之用途。便可將貨運韶關。由我想法可也。

另有漢民一信。請兄發意見。俾我參考爲荷。此候。毅安。孫文。十月七日。

十五

介石兄鑒。如明日果有罷市反攻之事。則商團槍彈亦當與我貨一齊運韶爲革命之用。蓋有機警。愁無人運到。我自自有辦法也。酌之。孫文。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十日。

十六

介石兄鑒。函電皆悉。今先答函。槍彈運韶。決不瓜分各軍。乃用來練我衛隊之用。汝爲亦不能給以一枝。如有必要。祇可將黃埔前時之槍給他。此八千一式之槍。一枝不可分散。到韶後甚多地方可以貯藏。我在此斷無人敢起心來搶也。至於運來時途上之保護。祇在黃沙一段要小心。其他一路則甲車與數百人便足。可由學生任之。黃沙並小坪一帶。可用張民達之隊以保護之。其法着張假作出發韶關。集於車站黃沙大部。小坪小部。布置妥當。槍彈即上車。與學生同來便了。至於款項。現當將黃埔學校收束。俟到韶關再酌可也。

答電如下。北伐必可成功。無款亦出。決不回顧廣州。望兄速捨長洲來韶。因有某軍欲劫械。並欲殺兄。故暫宜避之。以待衛隊練成。再講話。陳賊來攻。我可放去。由爭食之軍自相殘殺可也。亂無可平。祇有速避耳。或更邀汝爲同帶。其可用之部隊齊來。尤好。望爲商之如何。速答。此復。即候。毅安。孫文。十月十一日。

十七

介石兄鑒。新到之武器。當用以練一支決死之革命軍。其兵員當向廣東之農團。工團。並各省之堅

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黃埔學生爲骨幹。練兵場在韶關。故望兄照前令辦理。將武器速運來韶。以免意外。至要至要。此意請轉知鮑顧問。並請他向各專門家代籌妥善計畫。及招致特種兵之人才爲荷。文十月十一日。

十八

介石兄鑒。槍械運韶。既未辦到。盡交汝爲。而條件今又以環境變遷無施行之必要。然則此械兄究以何用爲最適宜。請詳細考慮。以告我爲望。北伐志在必行。且必有大影響。樊鍾秀所部。數日前已被萬安收降。卒一團聞敵。因此已疲於奔命。大軍現尙無款出發。但二日後。必令何雪竹隊再出。以繼樊之後。塵則敵更必恐慌矣。趙成梁要求若能得槍二千。則無款亦必出擊江西。江西敵甚無鬥志。亦無門力。大軍一出。必得江西全省。便可補上海之失。張靜江有電催出師江西。甚力。亦有稟奏廣東亦當爲之。此可見各省同志之望。我不可不有以慰之也。此次一出。必能成大功。可無疑義。望兄鼓勵各人速出一由東江擊破陳逆。而出福建。一出江西。則川湘各軍必爭先而出武漢。而中原可爲我有。否則無論率直難勝。西南必亡。際此時能進則存。不進則亡。必然之理也。望兄萬勿河漢吾言。幸甚。孫文。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十九

介石兄鑒。機關槍之數。既無前預算之多。今又分配無餘。而朱益之出發。確急需此利器。請於學校內撥出一枝。航空局與甲軍隊兩處。或撥兩枝。或一枝。總共三枝。至少亦應給兩枝。以勵軍士出發之氣。可也。並附相當數目之子彈。此致。即候時祉。孫文。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廿四日。

二十

介石兄鑒。槍械能否抽出三千枝來北伐。望兄爲我切實一打算。如其能之。我便可與趙成梁立嚴重之條件。不獨要他北伐。且同時要他交回韶關防地。爲大本營練兵之用。實爲兩利也。因槍械一物。尙可向前途設法。不要無繼也。若此時不把韶關廓清。則以後更難。如此則吾黨欲得一乾淨土爲練軍及試行民治之地。亦不可得。故以三千槍（趙二千朱尙要一千）而易一南韶連。其利實大。請兄爲我酌奪。如於練兵計畫無礙。則連子彈（每枝配四百）一齊火速運韶。何時起運。先電告知。以便即與趙朱辦交涉。孫文。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廿六日。

二十一

介石兄鑒。運械來韶。如不能立辦到。則其次爲分給我同志中之隊伍。肯爲我殺奸殺賊者。（此指官長與士兵皆一致者而言）請兄與汝爲細查其各部。何部有此決心。不爲奸商所搖動者。如有則合集之。要兄與汝爲對彼乘要約立決死之誓。必盡滅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維持革命之地盤。此事當要部隊一萬人以上。上下一心。又要汝爲先有決心。毫無猶豫。負完全責任。爲我一幹。便可將黃埔之械悉數給之。立即起義殺賊。絕無反顧。如汝爲不能決斷。則無論如何難艱危險。仍將械運來韶關。以練我之衛隊。此事可與汝兄切實磋商。立即決斷施行爲要。商團之七九彈。則運來北伐之用可也。孫文。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二日。

二十二

介石兄鑒。今日開始練兵。猶不能行我所定編制。若謂練成之後。兵士官長都成了習慣。而後再行改制。則更難矣。此爲我所定之制。則欲練成之後。可以應我方寸之運用也。僅開練之時。已不能行我之制。則練成之後。我亦無心用之矣。今爲應我所用之故。特托嘉蘭將軍將我衛士練至一營。以爲他軍之

模範。兄謂我編制規模太大。若果因此。何不以練至一營或一團為最大單位。以一營等一團。以一團一旅。有何不可。我想大家不欲行我之制者。則全為故習所囿也。本其日本士官保定軍官之一知半解。而全不知世界大勢。不知未來之戰陣為何物。而以其師承為一成不易也。因為此故。我更憂今日之軍人。除去其故習。而服從我之制度。斯將來乃能服從我之命令。聽從我指揮也。如果今日教學生。則存一成見。教成之後。何能使之為革命軍。負革命之任務。試觀北洋之軍隊。訓練非不精。補充非不備。而作戰則遠不如敗殘之楊化昭。賊致平。以彼二人。曾與南方稍有革命行動之軍隊接觸。而無形中學得一二革命之戰術也。此間今日所練之軍隊。如果將來能聽我指揮。則我必導之去。以一攻十。或以一攻百也。此等任務。更非尋常兵法所有。儻今日開練之始。不行我制。待至練成時。謂能聽指揮。我決不信也。此致軍官學校教員學生。同此不另孫文。

並附步兵編制表一分。其餘敵兵、飛兵（代騎）、工兵、輜重車、機關槍、甲礮車、未定。

革命軍步兵編制

六人	為一伍	兵數	六	官	〇
六伍	為一列	全	三六	全	一
三列	為一連	全	一〇八	全	四
六連	為一營	全	六四四	全(附二人)	二一
六營	為一團	全	三·八八八	全(附二人)	一二九
三團	為一旅	全	一·一六六四	全	三八八
三旅	為一師	全	三·八九九二	全	一·一六二

此表人數定實。官數可酌量再加。

二十三

介石兄鑒。前日命李廉將軍設備鋼甲車四架。北江兩架。東江一架。佛山一架。為保護車路。兼載宣傳隊。為沿途宣傳之用。佛山車已備妥。次日開始宣傳。而兄處派人忽將手機槍並短槍收回。致不能照計畫舉行。李廉將軍因大為失望。吾亦同此心。此事關於黨務軍事之進行甚為要著。且我擬一二日後親往韶關。更需此車（二甲）隨行。務望照前命令發足手機槍十八枝。駁壳槍二百五十枝。切勿延誤。為要。此致。即候毅安。孫文。中華民國十三年九月四日。

附譚延闓跋

右先總理孫先生手札二十三通。皆與吾介石同志者。第一、第二兩通。乃十一年先生居上海時書。第三至第二十二、凡二十通。前六通。十三年廣州大本營書。後十六通。則督師韶州時書。第二十三通。亦十一年書。我軍方下福州也。先生偉大之人格。高遠之識解。謀慮周密。斷制果毅。胥可於此二十三書中窺見之。至其期望介石之深。與待之之厚。諄諄如家人父子。尤令人三復感激。不能自已。介石謹裝成卷。朝夕飄讀。當無異於耳提面命。其自力以副先生之所言也。必矣。延闓從先生日淺。而此書中事。則皆耳熟能詳。屢蒙敬觀。追維曩昔。侍坐款語。如在目前。不禁涕泗之橫集矣。苟息有言。『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雖甚驚下。請事斯語。以從介石之後。其可乎。十五年四月。延闓謹記。

致上海各粵僑團體書

——十三年十月——

上海各粵僑團體均鑒。

號電誦悉。關懷桑梓仁言利溥。至堪欽佩。但真相容有為諸君所未盡明者。查廣州商團為陳廉伯黨徒把持。勾通逆軍。謀危政府。始則陳運槍械。繼則以武力脅迫罷市。政府雖查獲謀亂證據多種。猶復曲予優容。准予發還團械。冀銷反側。乃商團竟於領得大部團械之時。槍殺國慶日徒手巡行之羣衆數十人。剖腹挖心。備極殘忍。一面分隊武裝出巡。強迫開市。並潛引進黨土匪入西關作種種軍事布置。預備大舉。政府萬不獲已。乃下令解散商團之命。並令各軍馳往鎮壓。乃商團以為陳軍不久可至。竟先向我軍攻擊。政府忍無可忍。下令反攻。幸不數小時。亂事即告平靖。詎商團於敗竄之餘。所引土匪放火劫掠。施其故技。復殺理髮工人以數十計。是此次亂事。商團實尸其咎。事後政府一面嚴飭各軍申明紀律。禁止騷亂。一面責成有司。妥籌善後。在省百數十萬人民。共聞共見。惟報紙或以遠道傳聞失實。或有供奸人利用者。諸君明達事實。具在。當勿任彼無稽調言。肆其熒惑也。孫文。

與段祺瑞書

——十四年一月十七日——

段執政賜鑒。

東電敬悉。溯自去歲十一月十三日文發廣州。曾對於時局發表宣言。主張以國民會議為和平統一之方法。而以預備會議。謀國民會議之產生。迨十七日抵上海。二十一日向神戶。三十日向天津。途中

在各報電開欄內。獲知執事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發表召集善後會議及國民代表會議之主張。而未得其詳。及十二月四日抵天津爲肝病所困。許君世英造訪臥榻。出示馬電全文及善後會議條例。並云此條例已於國務會議通過。當時會就鄙見所及。竭誠相告。想承博達。自是屢思於入京晤對之際。繼續抒其衷曲。無如病久未愈。遷延至今。屈指自接東電至今。已逾半月。距善後會議開會之期已近。失今不言。雖欲張皇補苴。亦將無及。故強支病體。罄其所欲言。惟垂察焉。

善後會議於誕生國民代表會議之外。尙兼及於財政軍事之整理。其權限自較預備會議爲寬。而構成分子。則預備會議所列人民團體無一得與。夫十四年來。會議之開屢矣。其最大者有六年之督軍會議。八年之南北會議。而皆無良果。揆其原因。實由於會議構成分子。皆爲政府所指派。而國民對於會議無過問之權。既不能選舉代表參列議席。甚至求會議公開而不可得。坐是會議與人民漠無關係。人民不得不仍守其膜視國事之故習。而人民利害絕不能於會議中求其表現。且政府所指派之人物。類皆爲所謂實力派之代表。其各自之利害情感。雜然互殊。往往苦於無調劑之術。故會議之不能得良果。亦固其所。說者謂會議若不爲實力派所左右。恐會議之結果不能實行。文則以爲會議之能收效與否。全視實力派能聽命於會議與否爲斷。設以巴黎會議言之。法國福煦將軍戰時統法國之兵。不下四百餘萬。協約國陸軍亦歸指揮。英國海克將軍統兵三百餘萬。美國巴星將軍統兵二百餘萬。其實力在國內洵無倫比。然一旦戰事平息。釋兵歸伍。對於和平會議絕無干與。其權限分明如此。故能大有造於國家。由是言之。此次共同反對曹吳各軍。誠爲勞苦功高。苟於會議之際。退處無權。將益增其榮譽。謂必欲左右會議。夫豈其然。惟當國是紛擾期間。不能以歐美先進爲例。且當國民革命之初。步有賴於武力。與民意相結合。故預備會議。以共同反對曹吳各軍及政黨與人民團體平等。同列此。卽求磨合於武力與

民意相結合之言也。

使預備會議而能實現。則國內智識階級。如教育會、大學校學生聯合會等。生產階級。如實業團體、農工商會等。皆得與有軍事政治之實力者相聚於一堂。以共謀國家建設之大計。既可使此會議能表示全民之利害情感。復可導國民於通力合作之途。民治前途。必有良果。善後會議所列構成分子。則似偏於實力一方面。而於民意方面未免忽略。恐不能矯往。趨成新治。此鯽鯽之慮。所爲不安者也。固知於善後會議之後。尙有國民代表會議。在然國民代表會議。由善後會議所誕生。則善後會議安可不慎之於始。况其所議論者尙廣及軍制財政乎。

文籌思再三。敢竭愚誠。爲執事告。文不必堅持預備會議名義。但求善後會議能彙納人民團體代表。如所云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會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工商農會等。其代表由各團體之機關派出。人數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如是則文對於善後會議。及善後會議條例。當表贊同。至於會議事項。雖可涉及軍制財政。而最後決定之權。不能不讓之國民會議。良以民國以民爲主人。政府官吏及軍人不過人民之公僕。曹吳禍國。挾持勢力。壓制人民。誠所謂冠履倒置。今欲改絃更張。則第一著當令人民回復主人之地位。而使一切公僕各盡所能。以爲人民服役。然後民國乃得名副其實也。

凡此所陳。固以爲國家前途計。亦以執事與文久同患難。敢附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義。尙祈俯察。爲幸。孫文。

致各報館電

——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各報館均鑒。

文此次北行目的。曾有宣言。諒蒙鑒察。抵津以來。執政招待殷渥。期望綦切。京津各團體盛意歡迎。所以曷勉之者良厚。至深感荷。原擬早日入都。共圖救國。不意肝疾偶發。濡滯兼旬。茲承醫生勸告。即日與疾入都。選擇醫療。在醫療期內。惟有暫屏萬慮。從事休養。以期宿恙早痊。健康早復。俾得發揮志願。仰副厚望。專此電達。敬祈鑒察。爲荷。孫文。

致蘇聯遺書

——十四年三月——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思。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爲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護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爲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志。當

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孫逸仙（簽字）

